宋史

百二七

列傳卷第二百十五　宋史四百五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孝義

李璘 兒甄婆　徐承珪　劉孝忠 呂昇 王翰

羅居通 黃德輿　齊得一　李罕澄

邢神留 沈正 許祚 李琳等　胡仲堯 仲容　陳兢

洪文撫　易延慶　董道明　郭琮 畢贇

顧忻 李瓊　朱泰　成象　陳思道

方綱　龐天祐　劉斌　樊景溫 榮恕旻

字二百六十八个

祁暐　何保之　李玭　侯義

王光濟李祚等　江白　裘承詢孫誧等　常真子晏王淦等

杜誼　姚宗明　鄧中和　毛安輿

李訪　朱壽昌　侯可　申積中

郝戭　支漸　鄧宗古　沈宣

蘇慶文臺亨　仰忻　趙伯深　彭瑜

毛洵李篲楊芾　楊慶　陳宗　郭義

申世寧　苟與齡　王珠　顏詡

張伯威　蔡定　鄭綺鮑宗巖附

冠冕百行莫大於孝範防百為莫大於義先王興孝

以教民厚民用不薄興義以教民睦民用不爭率天下而由孝義非覆信思順之世乎太祖太宗以來子有復父仇而殺人者壯而釋之刲股割肝咸見褒賞至於數世同居輒復其家一百餘年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瑞史不絕書宋之教化有足觀者矣作孝義傳

李璘瀛州河間人晉開運末契丹犯邊有陳友者乘亂殺璘父及家屬三人乾德初璘隸殿前散祗候友爲軍小校相遇於京師寶積坊北璘手刃殺友而不遁去自言復父讎案鞫得實太祖壯而釋之雍熙中

又有京兆鄠縣民甄婆兒母劉與同里人董知政忿競知政擊殺劉氏婆兒始十歲妹方襁褓託鄰人張氏乳養婆兒避仇徙居赦村後數年稍長大念母爲知政所殺又念其妹寄張氏與兄課兒同詣張氏求見妹張氏拒之不得見婆兒憤怒悲泣謂兄曰我母爲人所殺妹流寄他姓大讎不報何用生爲時方寒食具酒殽詣母墳慟哭歸取條桑斧置袖中往見知政知政方與小兒戲婆兒出其後以斧斫其腦殺之有司以其事上請太宗嘉其能復母讎特貸焉

徐承珪萊州掖人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

十口同甘綮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
崇善鄉緝俗里木連理瓜瓠異蔓同實州以聞乾德
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承珪嘗爲賛皇令
劉孝忠并州太原人母病經三年孝忠割股肉斷左
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劇孝忠然火掌中代母受痛母
尋愈後數歲母死孝忠傭爲富家奴得錢以葬富家
知其孝行養爲己子後養父兩目失明孝忠爲舐之
經七日復能視以親故事佛謹嘗於像前割雙股肉
注油創中然燈一晝夜劉鈞聞而召見給以衣服錢
帛銀鞍勒馬署宣陵副使開寶二年太祖親征太原

召見慰諭
呂昇萊州人父權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復能
視而昇不死冀州南宮人王翰母喪明翰自抉右目
睛補之母目明如故淳化中並下詔賜粟帛
羅居通益州成都人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降墳樹
芝草生其旁開寶四年長吏以聞詔以居通爲延長
主簿大中祥符初資州人黃德輿葬父母負土成墳
甘泉湧其側降詔旌表
齊得一密州諸城人幼嗜學及長能讀五經善於教
授鄉里士大夫子弟不遠百里皆就之肄業焉晉末

皇甫暉爲密州防禦使得一父爲客將及暉叛歸淮南屢率衆剽刼於故郡民之牛羊犬豕悉取以犒士卒得一之家被略殆盡後王萬敢爲防禦使性貪暴執鄉民十八家責其嘗以牛酒餽賊盡殺之而取其資産得一親屬死者十餘人唯得一與兄脫身獲免明年詣闕上訴朝廷遣使按鞫之得實萬敢削官判官胡轍坐死得一乃歸鄉里布衣蔬食不樂仕進開寶中詔郡國舉廉退孝悌之士本郡即以得一應詔至闕策試中選授章丘主簿

李罕澄冀州阜城人也七世同居漢乾祐三年詔改

鄉里名及旌其門閭太平興國六年長吏以漢所賜
詔書來上復旌表之
邢神留深州陸澤人父超逋官租里胥督租與超鬭
超毆里胥死神留年十六詣吏求代父死州以聞特
詔減死賜里胥家萬錢爲棺斂具端拱初泰州海陵
人沈正父爲屯田院衙官凶暴無賴使酒毆平人死
正中塗見父恐懼述其故正即號呼褫衣就毆其屍
巡警者捕送官獄具怡然就死聞者悲之
許祚江州德化人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八十一口太
平興國七年旌其門閭淳化二年本州言祚家春夏

常之食詔歲貸米千斛又有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
貝州田祚京兆惠從順十世同居廬州趙廣順安軍
鄭彥圭信州俞雋八世同居陝州張文裕六世同居
襄州張巨源劉芳潭州瞿景鴻溫州陳侃江陵褚彥
逢五世同居徐州彭程四世同居皆賜詔旌表門閭
巨源素習法律太平興國五年賜明法及第芳淳化
四年來賀壽寧節賜進士出身侃事母至孝賜其母
粟帛彥逢兄弟五人皆年七十餘至道元年轉運使
表其事詔補彥逢教練使
胡仲堯洪州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數百口構學舍于

字四百个

華林山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廚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南唐李煜時嘗授寺丞雍熈二年詔旌其門閭仲堯詣闕謝恩賜白金器二百兩淳化中州境旱歉仲堯發廩減市直以振饑民又以私財造南津橋太宗嘉之除本州助教許每歲以香稻時果貢于內東門五年遣弟仲容來賀壽寧節召見仲容特授試校書郎賜袍笏犀帶又以御書賜之公卿多賦詩稱美仲堯稍遷國子監主簿致仕卒仲容字咸和咸平三年復至闕貢土物改大理評事屢被賜賚仲容建本縣孔子廟頗爲宏敞後遷光禄丞致仕天禧中特賜緋

魚卒年七十九以弟之子用訥爲後試校書郎仲容
弟克順端拱二年進士至都官員外郎三司戶部判
官仲容子用之洎從子用莊用舟並進士及第
陳兢江州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叔明五世孫
兼唐右補闕兼生京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無子以
從子褒爲嗣褒至鹽官令褒生瓘高安丞瓘孫伯宣
避難泉州與馬總善注司馬遷史記行於世後遊廬
山因居德安嘗以著作佐郎召不起大順初卒伯宣
子崇爲江州長史益置田園爲家法戒子孫擇群從
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時嘗詔旌其門南唐又

爲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袞江州司户袞子昉試奉禮郎昉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别爲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建書樓於别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稀少開寶初平江南知州張齊上請仍舊免其徭役從之昉弟之子鴻太平興國七年江南轉運使張齊賢又奏免雜科兢即鴻之弟淳化元年知州康戩又上言兢家常苦食不足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後兢死其從父弟旭每歲止受貸粟之半云

字四百令七个

省嗇而食可以及秋成屬歲儉穀貴或勸其全受而
糶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以旭家群從千口彰其乏
食貸以公粟豈可見利忘義爲罔上之事乎至道初
遣内侍裴愈就賜御書還言旭家孝友儉讓近於淳
古太宗嘗對近臣言之參知政事張洎對曰旭宗族
千餘口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内肅於公府且
言及旭受貸事上以遠民義聚復能固廉節爲之嘆
息大中祥符四年以旭爲江州助教旭卒弟蘊主家
事天聖元年又以蘊爲助教蘊卒弟泰主之泰弟
度太子中舍致仕從子延賞可並舉進士延賞職方

員外郎

洪文撫南康建昌人本姓犯宣祖偏諱改焉曾祖諤唐虔州司倉參軍子孫衆多以孝悌著稱六世義居室無異爨就所居雷湖北創書舍招來學者至道中本軍以聞遣內侍裴愈齎御書百軸賜其家文撫遣弟文舉詣闕貢土物爲謝太宗飛白一軸曰義居人以賜之命文舉爲江州助教三年八月又詔表其門閭自是每歲遣子弟入貢必厚賜荅之文撫兄子待用登咸平三年進士第至都官員外郎

易延慶字餘慶筠州上高人父贇以勇力仕南唐至

雄州刺史延慶幼聰慧涉獵經史尤長聲律以父蔭
爲奉禮郎顯德四年周師克淮南贇歸朝授道州刺
史延慶亦授大名府兵曹參軍後爲大理評事知臨
淮縣乾德末贇卒葬臨淮延慶居喪摧毀廬於墓側
手植松栢數百本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紫芝生於墓
之西北數年又生玉芝十八莖本州將表其事延慶
懇辭或畫其芝來京師朝士多爲詩賦稱其孝感服
闋延慶以母老稱疾不就官母卒後藁殯數年延慶
出爲大理寺丞嘗司建安市征及母葬有期私歸營
葬掩壙而返知軍邑繼昇言其擅去職坐免所居官

復廬墓側數年母平生嗜栗廷慶樹二栗樹墓側二
樹連理蘇易簡朱台符為賛美之後知端州卒子綸
大中祥符元年進士及第
董道明蔡州褒信人母死出葬道明潛匿墓中人瘞
之經三日家人發冢取之道明無恙終身廬於墓側
郭琮台州黃巖人幼喪父事母極恭順娶妻有子移
居母室凡母之所欲必親奉之居常不過中食絕飲
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
食不減鄉里異之至道三年詔書存恤孝悌鄉老陳
賛率同里四十人狀琮事于轉運使以聞有詔旌表

門閭除其徭役明年母無疾而終琮哀號幾乎滅性鄉閭率金帛以助葬又有越州應天寺僧者幼貧無以養母剃髮乞食以給甚久母年一百五歲而終潭州長沙人畢贊仕郡爲引贊吏性至孝父母皆年八十餘轉運使表其事詔贊解職終養

顧忻泰州泰興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鷄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母老目不能覩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衽九十餘無疾而終又有杭州仁和人李瓊以鬻繒爲

業事母孝夜常十餘起省母母喜食時新瓊百方求
市得必十倍酬其直

朱泰湖州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
甘旨以奉母泰服食麤糲戒妻子常候母色一日鷄
初鳴入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
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為暴食我所恨母
無託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
而歸母扶持以泣泰亦彊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
其孝感率金帛遺之里人目為朱虎殘

成象渠州流江人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

母病割股肉食之詔賜束帛醪酒淳化中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燼骨寄浮圖舍象號泣營葬賊平鄉里率錢三百萬贈之象廬於墓側以衰服襟袂飾土於墳上日三斗每慟聞者戚愴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卧象無畏色鸞百餘集廬中禾生墓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家知禮者為書以諭之遂歸教授遠近目為成孝子

陳思道江陰人喪父事母兄以孝悌聞鬻醯市側以給晨夕買物不酬價如所索與之母病思道衣不解帶者數月雙目瘡爛飲食隨母多少洎母喪水漿不

入口七日既葬哀鬻醯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時携兒女詣之拒不與見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兔馴狎夜則虎豹環其廬而卧咸平元年知軍上其事詔賜束帛旌其門

方綱池州青陽人八世同爨家屬七百口居室六百區每旦鳴鼓會食嘗出稻五千斛振貸貧民景德二年轉運使馮亮以聞詔旌其門天禧中侍御史韓億安撫江南使還言綱家稅籍錢四百餘千米二千五百斛同居四百年而本縣科率一無寬假望蠲其戶雜科詔從之

龐天祐江陵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肉食之疾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舐之父年八十餘大中祥符四年卒天祐負土封墳結廬其側晝夜號不絕聲知府陳堯咨親往致奠上其事詔旌表門閭天祐家無儋石儲居委巷中堯咨爲徙里門之右築闕表之

劉斌定州人父加友端拱中爲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皆幼隨母改適人母嘗戒之曰爾等長必復父仇景德中斌兄弟挾刀伺志元於道刺之不殊即詣吏自陳州具獄上請詔志元黥面配隸汝州釋斌等罪

樊景温陝州芮城人榮恕旻雄州歸信人兄弟異居積年大中祥符中景温擣樹五枝并爲一恕旻家楡樹兩本自合兩家感其異復義聚鄉人稱雍睦

祁暐字坦之萊州膠水人淳化三年進士歷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天禧中出知濰州母卒葬于州城之南暐既解官就墳側構小室號泣守護蔬食經六冬墮足二指有白烏白兔馴擾墳側州人異之以狀聞有詔旌表賜帛三十匹粟三十石令長吏每月存問

何保之梓州通泉人業進士有至行母卒負土成墳廬於其側日有群烏飛集墳上哀鳴不去又嘗有兔

馴於坐隅人稱異焉大中祥符降詔旌恤

李玭大名宗城人性篤孝力耕以事母母卒讓田與其弟堅遂廬於葬所晝夜號泣負土築墳高丈餘又以二代及諸族父母藁葬者盡禮築之凡三年成六墳皆丈餘不食肉衣帛不預人事遑遑然唯恐築之不及墳成復留守墳三年常令兄之子賣藥以自給年六十餘足未嘗入縣門鄉人目爲李孝子天禧中知府張知白以狀聞詔賜粟帛令府縣安存之里中有母在而析產者聞玭被旌兄弟慚懼復相率同居

侯義應天府楚丘人貧無產傭田以事母里人有葬

其親而遽返者義母過其家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不掩壙晝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柩側妻子困匱不給田主曹氏哀憐之資以餱糧踰年墳間有異帶木連理又有巨蛇遶其側不暴物野鵲飛而不去嘗遇盜刼其衣服既而知是義物悉還之

王光濟廬州人喪母因刻像日夕奉事如平生孝道純篤咸平二年本州以孝聞有詔旌之時又有徐州豐人李祚親喪廬墓側凡二十七年家人百計勉諭

不聽益州雙流人周善敏喪父廬於墓側母病又割股肉以啖之遂愈大中祥符九年特詔旌表祚賜善敏粟帛存慰之

江白建昌人景德二年進士父禹錫有節義高年不仕躬自教授大中祥符初獻東封詩十五篇有詔嘉美賜以粟帛歲時遣使存問五年卒白自鄞尉罷還負土營葬廬於墓側藜羮芒屩晝夜號泣将終制猶然轉運使以其狀聞詔賜帛二十匹粟麥二十石醪酒十缸

裘承詢越州會稽人居雲門山前十九世無異爨子

弟習弦誦鄉里稱其敦睦州以聞詔旌其門閭咸平後又有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蔡州王美解州董孝章並十世同居莫州高珪永定軍朱仁貴潞州邢濟相州趙祚八世同居麟州楊榮隰州趙友開封李居正潁州張可象衛州張珪滄州崔諒七世同居邢州王覺趙州曹遵六世同居兗州童升陳州樊可行京兆元守全平定軍段德五世同居開封張仁遇亳州王子上建昌軍瞿肅四世同居肅家百五十口長幼孝悌鄉人化之又河陰王世及大名李宗祐陳州劉閏宣州汪政潭州李耕或聚居至七百口累數十

百年並所在請加旌表詔從之仍蠲其課調大中祥
符初東封泰山判兖州王欽若言曲阜東野宜乾封
竇益合居五六世有節行四年祀汾陰考制度使馬
起言陝州張化基閤用和楊忠義聚族累世孝悌可
稱並即行在所降詔褒美各優賜粟帛
常真陳州項城人父母死廬墓終喪負土成墳不茹
葷血周廣順中詔旌其門閭開寶七年本州以聞詔
再加旌表真妻病子晏割股肉以養母及死次子守
規徒跣日一食廬墓三年太平興國八年詔旌表之
又有齊州王洤河南李繼成滄州胡元興並母死負

土成墳晝夜哭不絕聲州郡繼以聞皆降詔旌其門閭賜以粟帛

杜誼字漢臣台州黄巖人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愛惴惴不自容伺顔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没骭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以渿塗之每覆一畚必三遶墳號而後去既葬遂茇舍墓旁負土終喪人往視之輒遣去日一飯不葷雖虎狼交於墓側誼泰然無所畏明年吳越大水山皆發洚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州山最高

而水又夜至旁山之民居廬墓田畜牧漂壞者甚衆而獨不及誼邑人狀其事以聞詔書嘉獎事族父衎甚謹衎愛之均諸子以祖垂象廕入官至贊善大夫嘗知永城縣歲捐奉錢三十萬以收瘞汴渠之溺死者凡四十餘又出奉錢率其下新文宣王廟兩旁爲學舍數十區旦夕講學於其堂永城父老稱誼之政爲不可及誼生平敦厚尚信義有大志家貧不恤有無常推以濟親友後通判梓州卒于揆絶十六歲哭誼墓旁卒

姚宗明河中永樂人也其十世祖棲雲當唐貞元中

調卒戍邊棲雲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可無往甚幸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棲雲方三歲其母再嫁棲雲養於伯母旣長事伯母如其母伯母亡棲雲葬之又招魂葬其父痛其父死於邊乃廬於墓次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蘇轍以俸錢買地開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表其門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棲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墓五世孫曰厚六世曰雅七世曰文八世曰敬真九世曰直十世曰宗明當慶曆初有司以姚氏十世同居聞于朝仁宗詔復其

家十一世孫用和十二世孫士明十三世孫德自宗明至德又三世自慶曆以後又五十餘年而其家孝睦不替姚氏世為農無為學者家不甚富有田數十頃聚族百餘人子孫躬事農桑僅給衣食歷三百餘年無異辭者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鄧中和字祖德開封長垣人舉三禮景祐慶曆間喪親廬墓終其喪定省往來如事生者二十年負土累墳高三丈

毛安輿嘉州洪雅人年九歲父死負土為墳廬於其

側三年知益州張方平聞之遺以酒饌狀其事以聞

李訪韶州人業進士廬父母墓有虎暴傷旁人而不近訪又有白烏集墓上

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以父巽蔭守將作監主簿累調州縣通判陝州荆南權知岳州州濱重湖多水盜壽昌籍民船刻著名氏使相伺察出入必以告盜發驗船所向窮討之盜為少弭旁郡取以為法富弼韓琦為相遣使四出寬恤民力擇壽昌使湖南或言邵州可置冶采金者有詔與作壽昌言州近蠻金冶若大發蠻必爭自此邊境恐多事且廢良田數百

頊非敦本抑末之道也詔亟罷之知閬州大姓雍子
良屢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賂其里
民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姦引因詰之曰吾聞子良
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爲婦且婿汝子故汝代其命
有之乎因色動則又擿之曰汝且死書券抑汝女爲
婢指錢爲顧直又不婿汝子將柰何因悟泣涕覆面
曰囚幾悞死以實對立取子良正諸法郡稱爲神蜀
人至今傳之知廣德軍壽昌母劉氏巽妾也巽守京
兆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
聞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輙流

涕用浮屠法灼背燒頂刺血書佛經力所可致無不爲者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官入秦曰不見母吾不反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嫁党氏有數子悉迎以歸京兆錢明逸以其事聞詔還就官由是以孝聞天下自王安石蘇頌蘇軾以下士大夫爭爲詩美之壽昌以養母故求通判河中府數歲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既葬有白烏集墓上拊同母弟妹益篤又知鄂州提舉崇禧觀累官司農少卿易朝議大夫遷中散大夫卒年七十壽昌勇於義周人之急無所愛嫁兄弟兩孤女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天性如

此

侯可字無可華州華陰人少倜儻不羈以氣節自許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爲學隨計入京里中醵金贐行比還悉散其餘與同舉者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者也不可以爲他利且行聞鄉人病念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瘉輟己馬載之徒步而歸孫沔征儂猺請參軍事奏功得官知巴州化城縣巴俗尚鬼而廢醫唯巫言是用娶婦必責財貧人女至老不得嫁可爲約束立制度違者有罪幾變其習再調華原主簿富人有不占田籍而質人田券至萬畝歲責

其祖可晨馳至富家發櫝出券歸其主郡吏趙至誠貪狡凶橫持守以下短長前後莫能去可暴其罪荷校寘獄言於大府誅之聞者快服簽書儀州判官西夏寇邊使者使可按視即以數十騎涉夏境猝與之遇亟分其騎為三四令之曰建爾旗幟旋山徐行夏人循環間見疑以為誘騎不敢擊韓琦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說渭源羌酋輸地八千頃因城熟羊以撫之琦上其功又議復鄭白渠得召對旋以微罪罷官至殿中丞卒于家年七十二可輕財樂義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與田顏為友顏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顏死

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具斂而可至拊之乃瞑顔

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

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顔顔之妹處室舉以佐其奩

具一日自遠歸家以寠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

病醫邀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售可惻然計橐中裝畧

當其數盡與之閭中稱其賢

申積中成都人襁褓中楊繪從其父起求之爲子及

長知非楊氏而絕口不言年十九登進士第事所養

父母盡孝終身有二弟一妹爲畢婚娶始歸本族復

爲申氏蜀人以純孝歸之政和六年以奉議郎通判

德順軍翰林學士許光凝嘗守成都得其事薦諸朝
召赴京師擢提舉永興軍學事道卒光凝復與宣和
殿學士薛嗣昌中書舍人宇文黃中表其操行詔予
一子官初光凝所同薦者三人其一河陽故大理丞
陳芳一門十四世同居三百年一鄧州王襄經術登科
年未六十請老事孀嫂如母養孤甥如子教誨後進
賙恤鄉里貧民以學行稱乞加獎異詔表芳門閭賜
襄號處士

郝戭字伯牙石州定胡人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
貸以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贍戭重謝留錢五六年不

用復返之舉進士調宛丘尉舞陽主簿通山令時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上書請致仕爲父求官執政諭使赴官而後請曰如是則可升朝籍遇恩及親矣於是留妻子於家獨奉父行踰歲竟謝事上官以其治縣有績惜其去固留之耆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得太子中允以歸未至鄉里而樵卒自畚土造冢人有助之者使實土冢上去則隨撤之服除州以狀聞詔賜粟帛治平末以翰林學士呂公著薦起爲奉寧軍推官涇原經畧使亦奏辟幕府戴曰向所以未老致仕欲官及親也既不能及尚庶幾以恩得贈今則

無及矣姻族語其妻聶氏使勸戩仕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強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聶事舅姑亦以孝義著戩忠信自將篤行苦節不仕而卒司馬光爲銘其墓

支漸資州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既葬廬墓側負土成墳蓬首垢面三時號泣哀毀瘠甚白蛇貍兎擾其旁白雀白烏日集于壠木五色雀至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自娶婦即與父母離居覩漸至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盡志鄉閭觀感而化者甚衆

鄧宗古簡州陽安人父死自培土爲墳廬其側長久
號慟甘露降于墓木里中號爲鄧孝子
沈宣汝州梁人母亡既葬不塞墓門三十有六月晝
負土夜拊棺而臥爲墳廣百尺妻高氏亦有孝行漸
以下三人元豐中皆褒賜粟帛
蘇慶文臺亨皆夏縣人慶文事父母以孝聞母少寡
慶文懼其妻不能敬事每戒之曰汝事吾母少不謹
必逐汝妻奉教毋得安其室終身
亨工畫元豐中朝廷脩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
選試其優者待詔翰林畀以官祿亨名第一以父老

固辭歸養閭里賢之

仰忻字天貺温州永嘉人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執母喪盡孝禮躬自負土廬于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紹聖中郡守楊蟠表其里孝廉坊大觀二年以行取士郡以忻應詔未幾卒特贈將仕郎

趙伯深字逢原父子佪宣和間爲棣州兵官屬會兵動擾雲子佪被擄往塞上伯深時尚幼與其母張留居棣州既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佪亦隔絶建炎二年始得南歸子佪卒伯深訪尋其母二十餘年一旦聞在瀘南伯深徒步入蜀間關累年紹興二

十一年乃得其母相持號泣哀感行路曾慥在夔州賦
詩以美其孝
彭瑜字君玉吉之安福人熙寧間失其母瑜朝夕焚
香祈天願知母所在如是十餘年俄有人言母爲泰
和倪氏婦瑜竟迎以歸
毛洵字子仁吉州吉水人天聖二年進士又中拔萃
科性至孝凡守四官再以親疾解任執藥調膳嘗而
後進三月不之寢室父應佺通判太平州卒官母高
繼卒于池陽舟次持鍤荷土以爲墳手胝面黥親友
不能識廬於墓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食裁脫粟諸

生請問經義對之流涕未嘗言文抱疾歸數日而卒郡以孝聞賜其家帛五十匹米五十斛兄溥字文祖亦以哀毀卒于舟中李籌者洵同縣人字彥良與弟衡字平國生同乳二歲喪母十歲喪父兄弟每以不逮事親爲恨政和中改葬其母於楊山負土成墳廬于墓左未幾廬所産木一本兩幹高丈許復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幹五枝鄉人以爲瑞有楊芾者亦同縣人字文卿性至孝歸必市酒肉以奉二親未嘗及妻子紹興五年大饑爲親負米百里外遇盜奪之不與盜欲兵之芾慟哭曰吾爲親負米不食三日矣幸

哀我盜義而釋之
楊慶鄞人父病貧不能召醫迺刲股肉啖之良已其
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
遂差母之乳復生宣和三年守樓异名其坊曰崇孝
紹興七年守仇悆爲之請十二年詔表其門復之悆
曰韓退之作鄠人對以毀傷支體爲害義而匹夫單
人身膏草莽軌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
成于內情發自天使稍知詩書禮義之說推其所存
出身事主臨難伏節死義豈減介之推安金藏哉
陳宗永嘉人年十六母蔡病篤刲股爲餌病愈已而

復病不救宗一慟而絶郡守陸德輿云陳宗自毀其體哀慟傷生雖非孝道之正而能爲人所難爲之事亦天性之至官爲合葬榜曰陳孝子墓

郭義興化軍人早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喪徒跣奔喪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故人有所饋不受聚土爲墳手蒔松竹而廬于其旁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集郡上其事詔旌表其閭於所居前安綽楔左右建土臺高一丈二尺方正下廣上狹飾白間以赤仍植所宜木

申世寧信州鉛山人紹興六年潘逵兵襲鉛山父愈

年七十未及出户遇賊賊意其有藏金欲殺之世寧
年未冠亟引頸願代父死賊感其孝兩全之
苟與齡字壽隆滁州來安人志尚高潔事其親生養
死葬力竭而禮盡鄉黨稱之母歿廬墓側有芝十九
莖生于墓亭郡縣以事聞旌其門
王珠字仲淵吉州龍泉人以孝謹聞建炎間居父憂
芝數本生墓側倒植竹以爲杖復生柯葉紹興間再
罹母喪復有雙竹靈芝之祥
顔詡唐太師真卿之後真卿肯謫廬陵故詡爲吉州
永新人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

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輯睦匜架無主廚饌不異
義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愠年七十餘
卒
張伯威大安軍人武翼大夫御前前軍正將祥之子
紹熙元年武舉進士調神泉尉大母黃年九十八不
忍之官黃得血痢疾瀕殆伯威刲左臂肉食之遂愈
繼母楊因姑病篤驚而成疾伯威復刲臂肉作粥以
進其疾亦愈伯威妹嫁崔均其姑王疾妹亦刲左臂
肉作粥以進達旦即愈知大安軍羅植即伯威所居
立純孝坊崔均所居立孝婦坊事聞詔伯威與升擢

倍賜其妹束帛

蔡定字元應越州會稽人家世微且貧父革依郡獄吏傭書以生資定使學遊鄉校稍稍有稱郡獄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詿誤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鞫胥任澤削其籍年而入之罪且與獄吏等案具府奏上之方待命于朝故倶父因而革不得獨决定切痛念父當耆年以非辜墮圄狴誓將身贖數詣府號愬請代坐獄弗許請效命于戎行弗許請隸五符為兵又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也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纆徽纆乎父老耄不應連繫傭書罪不應與

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怨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
益乎定圖死矣庶有司哀憐而釋父則雖死無憾矣
於是預為志銘其墓又為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皆
敘陳致死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
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真孝子命出葦厚
為定具棺斂事而撫周其家
鄭綺婺州浦江人善讀書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
家九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
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與物多迕宋亡仇家
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

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遂紿以無往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絶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文嗣幼病僂德璋鞠之如己子有鮑宗巖者字傳叔徽州歙人子壽孫字子壽宋末盜起里中宗巖避地山谷間為賊所得縛宗巖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巖曰吾老矣僅一子奉先祀豈可殺之吾願自死盜兩釋之

二百千三下

列傳卷第二百十五

列傳卷第二百十六　宋史四百五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敕修

隱逸上

戚同文　陳摶　种放　萬適

李瀆　魏野　邢敦　林逋

高懌　徐復　孔旼　何羣

中古聖人之作易也於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以陽德處高地而皆以隱逸當之然則隱德之高於當世其來也遠

矣巢由雖不見於經其可誣耶五季之亂避世宜多宋興巖穴弓旌之招疊見於史然而高蹈遠引若陳摶者終莫得而致之豈非二卦之上九者乎种放之徒召對大廷亹亹獻替使其人出處果有合于艮之君子時止時行人何譏焉作隱逸傳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世為儒幼孤祖母攜育於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里為之感動始聞邑人楊慤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授禮記隨即成誦日諷一卷慤異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慤即妻以女弟自是彌益勤勵讀書累年

不解帶時晋末喪亂絶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
文為名字慇嘗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
仕慇依將軍趙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託同文即為
葬三世數喪直復厚加禮待為築室聚徒請益之人
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許驤陳象輿
高象先郭成範王礪滕涉皆踐臺閣同文純質尚信
義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閭里貧乏者周給之冬
月多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
人生以行義為貴焉用此為由是深為鄉里推服有
不循孝悌者同文必諭以善道頗有知人鑒所與遊

皆一時名士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與宗翼張昉滕知白為友生平不至京師長子維任隨州書記迎同文就養卒於漢東年七十三好為詩有孟諸集二十卷楊徽之嘗因使至郡一見相善多與酬唱徽之嘗云陶隱居號堅白先生先生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二子維綸維建隆二年以屯田員外郎為曹王府翊善累官職方郎中致仕卒年八十一綸自有傳大中祥符二年府民曹誠即同文舊居旁造舍百餘區聚書數千卷延生徒講習甚盛詔賜額為本府書院命綸子奉禮郎舜賓主之

署誠府助教委本府幕官提舉之楊慤者虞城人力學勤志不求聞達宗翼者蔡州上蔡人父為虞城主簿因家焉篤孝恭謹召負米養母好學彊記經籍一見即能默寫歐陽虞柳書皆得其楷法能屬文隱而不仕家無斗粟怡怡如也未嘗以貧窶干人市物不評價市人知而不欺嘗言晝夜者昏曉之辨也故既暝未曙皆不出户見隣里小兒待之如成人未嘗欺紿同文嘗謂翼曰子勞謙有古人風真吾友也卒年八十餘子庚舉進士至侍御史歷京西轉運使預修太祖實録張昉有史材歷知雜御史省郎至殿中少監

致仕子信自有傳滕知白善為詩至刑部員外郎河北轉運使子涉為給事中高象先父凝祐刑部郎中以彊幹稱象先淳化中三司戶部副使卒于光祿少卿郭成範最有文為倉部員外郎掌安定公書記辭疾以司封員外郎致仕卒王礪事毋甚謹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至屯田郎中子渙濆淵沖泳渙子稷臣濆子堯臣並進士及第渙子夢臣進士出身

陳摶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衣媪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

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為樂自言嘗遇孫君仿麞皮處士二人者髙尚之人也語摶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摶往棲焉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黄白術有以摶名聞者顯徳三年命華州送至闕下留止禁中月餘從容問其術摶對曰陛下為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為念柰何留意黄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為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既知其無他術放還所止詔本州長吏歲時存問五年成州刺史朱憲陛辭赴任世宗令齎帛五十匹

李俊 寫

茶三十斤賜摶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摶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近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

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
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襲留摶闕
下令有司增葺所止雲臺觀上屢與之屬和詩賦數
月放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
谷鑿石為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摶手書數
百言為表其略曰臣摶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
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
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摶
好讀易手不釋卷常自號扶搖子著指玄篇八十一
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

筊其指摶又有三峯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詩六百
餘首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
心欲之摶已知其意謂休復曰子來非有他蓋欲吾
瓢爾呼侍者取以與之休復大驚以為神有郭沆者
少居華陰夜宿雲臺觀摶中夜呼沆令趣歸沆未決有
頃復曰可勿歸矣明日沆還家果中夜母暴得心痛
幾死食頃而愈華陰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
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餘
歲而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為神仙皆數
來摶齋中人咸異之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幸華陰至

雲臺觀閱摶畫像除其觀田租又有許瓊者開封鄢
陵人開寶五年子永罷盧氏縣尉詣匭上言臣年七
十五父瓊年九十九長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九
欲乞近地一官以就榮養上覽奏召永訊之即命迎
其父赴闕瓊得對于講武殿上顧問久之悉能奏對
而詞氣不衰言唐末以來事歷歷可聽上悅其父子
俱享遐壽賜襲衣犀帶銀鞍勒馬帛三十匹茶二十
斤授永鄢城令是時澶密齊沂萊江吉萬州江陰梁
山軍各奏八十已上呂繼美等二十九人並賜爵公
士真宗時凡老人年百歲已上者州縣以名聞皆詔

賜衣帛米麥長吏存撫之
种放字名逸河南洛陽人也父詡吏部令史調補長安主簿放沉默好學七歲能屬文不與群兒戲父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為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為業從學者衆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放得辟穀術別為堂於峯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暴漲道路阻隔糧糗乏絶止食芋栗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

短褐負琴携壺泝長溪坐磐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
終日值月夕或至宵分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
與樵人往返性不喜浮圖氏嘗裂佛經以製帷帳所
著蒙書十卷及嗣禹說表孟子上下篇太一祠錄人
頗稱之多為歌詩自稱退士嘗作傳以述其志淳化
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
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
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故稱疾不起
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太
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

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廬於墓側翰林學士宋湜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知制誥王禹偁言其貧不克葬詔賜錢三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其喪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不遊城市十五載孝行純至可勵風俗簡朴退靜無謝古人復詔本府遣官詣山以禮發遣赴闕賚裝錢五萬放辭不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條陳放操行請加旌賁即賜詔曰汝隱居丘園博通今古孝悌之行鄉里所推慕古人之遺榮挹君子之常道屢覽守藩之奏彌彰遁世之風載渴來儀副予延佇今遣供

奉官周旺齋詔召汝赴闕賜帛百匹錢十萬九月放
至對崇政殿以幅巾見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
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
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巾服簡帶館于都亭驛
大官供膳翌日表辭恩命上知放舊與陳堯叟游令
堯叟諭意又謂宰相曰朕求茂異以廣視聽資治道
如放終未樂仕亦可遂其請也中書傳詔放曰病居
山林天恩累加禮聘巖猿溪鳥之性固不敢以祿仕
為意然主上虛懷待士旰食憂人之心亦不敢以羈
束為念遂詔不聽其讓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簡犀

帶銀魚御製五言詩寵之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食學士院自是屢得召對六年春再表謝暫歸故山詔許其請將行又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餞于瓊林苑上賜七言詩三章在席皆賦十月遣使就山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獻優詔趣其入覲放以疾未平為請景德元年十月來朝言歸山之久請計月不受奉詔特給之嘗因觀書賦詩上曰放體格高古聞其歸私居終日默坐一室山水之樂亦天性也每所詢問皆據經以對頗多裨益朕優待之蓋以激浮競也放每至京師

秦雍生徒多就而受業二年擢為右諫議大夫表乞嵩少養疾許之令河南府檢校召對資政殿曲宴學士院王欽若洎當直學士舍人待制悉預既罷又賜宴于欽若直廬表乞免都門置餞之禮屢遣中使勞問賜以茶藥是冬復來朝三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營葬復召宴賜詩放山居草舍五六區啖野蔬蕎麥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悉給焉十月復至上謂宰相曰放比來高尚其事每所詢問頗有可采朝廷雖加爵秩而未能大用即物議未厭所慮放卷而懷之即遣內侍任文慶齎詔諭之曰朕臨御寰區憂勤

四百令 九个

旰昃詳延茂異物色隱淪思訪誥言用熙庶績以卿
棲心巖竇屏跡囂塵躡綺皓之遐蹤有曾顏之至行
特舉賁園之典果無前胥之心每所諮詢備詳理道
載觀敷納蔚有材謀深簡朕懷頗思大用然以群情
未悉成命是稽今四隩來同萬區思乂方崇政本庶
厚時風卿必能酌斟化源丹青王度恢富國彊兵之
術陳制禮作樂之規返樸還淳措刑息訟輔予不逮
馴至太平登用機衡弼成寡昧卿宜體茲眷遇罄乃
誠明叙經國之大猷述致君之遠略盡形奏牘以沃
朕心副淳德之倚毗褰外朝之觀聽乃司樞務式洽

至公放上言曰臣讀書業文饋父師之誨學古嘗退
本求山水之樂思率天性以奉至道豈有意於麋鹿盡
無心於紱冕其所幸者邦家化成疆埸兵偃羣黎鼓
舞庶彙胥悅蒲帛之聘寵渙巖谷君命荐及肅聽祇
受既朝象魏之下但愧巖林之賤奉聖顏於咫尺聆
德音之教論列迹侍從峩冠諫諍雖愚者之慮竭忠
規而屢陳而大君之明懼謇言之無補今又訪以禮
樂之制詢其刑政之方且小器微材欲加大用蓋念
沿革之攸宜歷三五而既異弛張之體豈一二而可
述國家謀建皇極躋納富壽惟二聖之光宅總百王

之闕漏豈伊對菲敢預論述方今德義宣明鸞驥戾止如臣之才儼爾駢列伏望洞知臣之鑒憐守節之志俾泛駕無覆壓之害使爲罷免溢蕩之咎寢此過聽遂其夙心況臣首獻納之行不爲無位預清閑之對不爲踈隔又安敢碌碌而依違嘿嘿而曠素顛且齒於諫署庶少覩於朝制斯亦否能有適名罷無假唯茲保全之惠仰繫仁聖之賜時先俾陳堯叟諭旨堯叟手筆審其意故云自被聘召及遷諫垣無所補報爲幸多矣今主上聖明朝無闕政處之顯位則是重增其過及覽表上曰 放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大

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
四月求歸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即席賦詩製序
上作詩卒章云我心虛佇日無復醉山中初放作詩
嘗有溪上醉眠都不知之句故及之三年正月復召
赴闕表乞賜告手詔優荅之作歌賜之乃齎衣服罷
幣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
朝從祠汾陰拜工部侍郎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人
有詒書嘲其出處之迹且勸以棄位居巖谷放不荅
放終身不娶尤惡囂雜故京城賜第為擇僻處然祿
賜既優晚節頗飾輿服于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

李俊寫

亦有彊市者遂致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屢遣人責放不法仍條上其事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恩而止四月求歸山又賜宴遣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樵採特詔禁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側遣內侍就興唐觀基起第賜之假踰百日續給其奉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規算糧具之直時議浸薄之嘗曲宴令群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以譏之上嘗語近臣曰放為朕言事甚衆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

曰議道議德議刑議號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
罰議官司議軍政議獄訟議征賦議邪正八年十一
月乙丑晨興忽取前後章疏稾悉焚之服道士衣召
諸生會飲於次酒數行而卒訃聞上甚嗟悼親製文
遣内侍朱允中致祭歸葬終南贈工部尚書録其姪
世雍同學究出身
萬適字縱之陳州宛丘人自號遣玄子六七歲即為
詩及長喜學問精於道德經與高錫族子晃及韓伾
交遊酬唱多有警句不求仕進專以著述為務有任
簡集百卷雅書三卷志苑三卷雍熈詩二百首經籍

李俊寫

擿科討論討四十卷淳化中伾任翰林學士因召對上問曰卿早在嵩陽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伾以適及楊璞田誥為對上悉令召至闕下詔書下而誥卒璞既至對於便殿不願仕進上賜以束帛與一子出身遣還故郡適最後至特授慎縣主簿適素康強無疾詔下日已病猶勉強赴朝謝舉止山野人皆笑之後數日卒田誥者歷城人好著述聚學徒數百人舉進士至顯達者接踵以故聞名於朝宋惟翰許袞皆其弟子也誥著作百餘篇傳於世大率迂闊每構思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中躍出即一篇成

矣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歌詩士大夫多傳誦與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里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絶處構思為歌詩凡數年得百餘篇璞既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真宗朝諸陵道出鄭州遣使以茶帛賜之卒年七十八

李瀆河南洛陽人也六世祖坦馮翊令坦生仲芳大理司直仲芳生玄初福建觀察推官玄初生鄑即瀆之曾祖也字堯封仕梁歷滑魏宋三鎮留後拜崇政使禮部尚書後唐天成中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保祖延昭殿中丞父瑩字正白善詞賦廣順進士蒲

帥張鐸辟為記室因家河中乾德初右補闕蘇德祥
薦為殿中侍御史度支判官使江南坐受李從善賂
遺責授右贊善大夫卒初瑩禱河祠而生濆故名濆
字河神後改字長源淳澹好古博覽經史十六丁外
艱服闋杜門不復仕進家世多聚書畫頗有奇妙王
祜典河中深加禮待自是多聞於時往來中條山中
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勝談唐室已來衣冠人物歷
歷可聽罕著文前後州將皆厚遇之王旦李宗諤與
之世舊每勸其仕濆皆不答所乘馬嘗為宗人借慰
于廛閭人有見者以語濆濆即鬻之其惡囂如此州

閭化其儉德真宗祀汾陰直史館孫冕言其隱操請加搜采陳堯叟復薦之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遣內侍勞問令長吏歲時存撫明年又遣使存問瀆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嘗語諸子曰山水足以娛情苟遇醉而卒吾之願也吾將與爾永訣爾輩當常在左右即設外寢與諸子同處一日忽曰適有人至牀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言訖不見吾當逝矣亟取瑩集七十編洎書畫付諸子促家人置酒頃之卒時天禧三年十二

月三日也年六十三四年春詔曰故河中府處士李瀆蘊積纓傳緒儒雅踐方曠逸自居恬智交養追茲晚節彌邵清猷奄及淪亡良深軫惻特行賁典式慰營魂惟蓬閣之司文乃儒林之美秩仍示歸生之賻無推給復之恩申飭守臣優卹其後豈獨旌於泉壤亦足厚於民風可特贈秘書省著作佐郎賜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縣常加存卹二稅外蠲其差役

魏野字仲先陜州陜人也世為農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兔得之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咏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

絶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為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
多載酒有從之遊嘯詠終日前後郡守雖武臣舊相
皆所禮遇或親造謁趙昌言性尤倨傲特署賓次戒
閽吏野至即報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
見出則跨白驢過客名士往來留題會話累宿而去
野為詩精苦有唐人風格多警策句所有草堂集十
卷大中祥符初契丹使至嘗言本國得其上帙願求
全部詔與之祀汾陰歲與李瀆並被薦遣陝令王希
招之野上言曰陛下告成天地延聘巖藪臣實愚戇
資性慵拙幸逢聖世獲安故里早樂吟詠實匪風騷

豈意天慈曲垂搜引但以嘗嬰心疾尤踈禮節麋鹿之性頻纓則狂豈可瞻對殿墀仰奉清燕望回過聽許令愚守則畎畝之間永荷帝力詔州縣長吏常加存撫又遣使圖其所居觀之五年四月復遣內侍存問天禧三年十二月無疾而卒年六十州上其狀四年正月詔曰國家舉旌賞之命以輝丘園申卹贈之恩用慰泉壤所以褒逸民而厚風俗也故陝州處士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顧詞格之清新為士流之推許而能篤淳古之行慕肥遯之風頃屬時巡嘗加聘召懇陳誠志願遂考槃及此淪亡載深嗟悼蘭臺

清秩追飾幽扃厚其賻助之資寬以復除之命諒惟優禮式顯令名魂而有知歆此殊渥可特贈秘書省著作郎賻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縣常加存卹二稅外免其差徭瀆即野中表兄也瀆卒訃至野哭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去去必不至第遣其子赴之裁六日而野亦卒時甚異焉

邢敦字君雅不知何許人家於雍丘與宋準趙昌言交遊甚厚太平興國初嘗舉進士不第慨然有隱遯意性介僻不妄交友耽玩經史精於術數工繪畫頗嗜酒或遊市廛遇客詢以休咎者多不之語里中號

邢夫子大中祥符七年真宗幸亳回邑人列上其事王曾為考制度使以名聞詔曰敦早預詞場勤脩天爵超然處退亦既累年屬覽公車之言俾叅郡學之職用精儒業以寵耆年可許州助教敦讓而不受乾興元年無疾而卒年七十四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為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清談終日而去嘗自為墓於其

廬側臨終為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
書之句既卒州為上聞仁宗嗟悼賜謚和靖先生賻
粟帛逋善行書喜為詩其詞澄浹峭特多奇句既就
藁隨輒棄之或謂何不錄以示後世逋曰吾方晦迹
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
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逋嘗客臨江時李諮方
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
適罷三司使為州守為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之
刻遺句內壙中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甲科
宥子大年頗介潔自喜英宗時為侍御史連被臺移

出治獄拒不肯行為中丞唐介所奏降知蘄州卒于官

高懌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聞种放隱終南山乃築室豹林谷從放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蕘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草澤知長安寇準聞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録國初侯王後懌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懌講授諸生席間常數十百人杜衍嘗請賜處士號乃命為大理評事懌固辭仁宗嘉其守號安素處士詔州縣歲

時禮遇之給良田五百畝文彥博表其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可以勵風俗詔賜第一區嘉祐中就除光祿寺丞復固辭夢道士持素書聘為白鹿洞主卒有

韓退者稷山人亦師事种放母死負土成墳徒跣終喪去隱嵩山吳遵路石延年論其高節詔賜粟帛號安逸處士以壽終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初遊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他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

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大樂於七音十二
律清濁次序及鍾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方
仁宗留意於樂詔天下求知樂者大臣薦胡瑗瑗作
鍾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
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効范仲淹過
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衍卦占之四夷無變異乎復剋
西方當用兵推其月日後無少差慶曆初與布衣郭
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
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
彊君德乎帝又問明年主何卦復曰乾卦用事說至

九五盡而止帝又問前年京師黑風何所應復曰其兆在內豫王喪其應也明日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號沖晦處士補其子發試秘書省校書郎復性高潔而處世未嘗自異後居杭州十數年卒郭京者少任俠不事家產平居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諒數薦之

孔旼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龍興縣龍山之滍陽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為鄉里先遇歲饑分所餘賙不足者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于已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餘里人皆

愛慕之見取于路輒斂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卧
破棺中日食米一溢璧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
聞賜粟帛又給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
致仕居數年召為國子監直講辭不赴即遷光禄寺
丞頃之卒知龍興縣復辭卒贈太常丞盜嘗入取家
發其廩粟取避之縱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為盜掠奪
其貲取追盜與語責之以義解金畀之使歸所掠居
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曰子毋夜行此亦可畏
取曰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推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
復讀為太玄圖張璧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

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何群字通夫果州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也慶曆中石介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群亦自蜀至方講官會諸生講介曰生等知何群乎群日思為仁義而已不知饑寒之切己也衆皆注仰之介因館群于其家使弟子推以為學長群愈自克厲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群為白衣御史群嘗言今之士語言說易舉止惰肆者其衣冠不如古之嚴也因請復古衣冠又上書言三代取士皆舉於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

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賦請罷去介贊美其說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為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相多出此不為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群聞其說不行乃慟哭取平生所為賦八百餘篇焚之講官視群賦既多且工以為不情絀出太學群徑歸遂不復舉進士嘉祐中龍圖閣直學士何郯表其行義賜號安逸處士群既死趙抃守益州奏群遺藁有益時政頤詔果州錄上之云非若茂陵書起天子侈心也寢不下

列傳卷第二百十六

列傳卷第二百十七　宋史四百五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隱逸中

王樵字肩望淄州淄川人居縣北梓桐山博通群書不治章句尤善考易與賈同李冠齊名學者多從之咸平中契丹遊騎度河舉家被掠樵即棄妻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畫像事之如生服喪六年哀動行路又為屬之尊者次第成服北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自稱贅世翁唯以論兵擊劍為事一驢負裝徒步千里晚年屢遊塞下畫策干何承矩耿望求減遼復讎不用乃於城東南隅累甎自環謂之繭室銘其門曰天生王樵薄命寡智材不濟時道號贅世生而

為室以備不虞死則藏形不虞乃備病革入室自掩戶卒治平末職方郎中向宗道知淄州訪繭室已構屋為民居得樵甥年氏子乃知改葬因而即其地復作繭室及祠堂刻石以記之

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其先自河東徙愈儁偉有大志遊學四方屢舉不第寶元初上書言邊事請使契丹令外夷相攻以完中國之勢其論甚壯用使者薦除試秘書省校書郎願以授父顯忠而隱於家文彥博治蜀為置青城山白雲谿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丁內艱鹽酪不入口再朞植所持柳杖於墓忽生枝葉

後合抱六召不應喜弈棋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輙盡室往遂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未就卒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為之誄曰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氤氳挺生英傑卓爾逸群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遯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趾吳興高躅疏石通逕依林架屋麋鹿同群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霖洒竹清

意何窮真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
戶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抒詞哽噎揮涕汍瀾人
誰無死惜乎材賢巳矣吾人嗚呼哀哉
黃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
之游自號聱隅子著歔欷瑣微論十卷以謂聱隅者
枘物之名歔欷者歎聲瑣微者述辭也石介在太學
遣諸生以禮聘召晞走匿隣家不出樞密使韓琦表
薦之以為太學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周啓明字昭回其先金陵人後占籍處州初以書謁
翰林學士楊億億携以示同列大見嘆賞自是知名

四舉進士皆第一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既召會東封泰山言者謂此科本因災異訪直言非太平事遂報罷於是歸教弟子百餘人不復有仕進意里人稱為處士轉運使陳堯佐表其行義於朝賜粟帛仁宗即位除試助教就加廩給久之特遷秘書省秘書郎改太常丞卒啓明篤學藏書數千卷多手自傳寫而能口誦之有古律詩賦牋啓雜文千六百餘篇

代淵字蘊之本代州人唐末避地導江家世為吏有陰德淵性簡絜事親以孝聞受學于李畋張逵年四十鄉人更勸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簿歎曰祿不及

親何所為耶還家教授坐席常滿安撫使舉鳳州團
練推官不就知益州楊日嚴又薦之遂以太子中允
致仕謝絶諸生著周易旨要老佛雜說數十篇田况
上其書自太常丞改祠部員外郎晩年日菜食巾褐
山水間自號虚一子長吏歳時致問澹然與對略不
及私嘉祐二年九月有疾召術士擇日云丙申吉顉
之是日沐浴而絶

陳烈字季慈福州侯官人性介僻篤於孝友居親喪
勺飲不入于口五日自壯及老奉事如生學行端飭
動遵古禮平居終日不言御童僕如對賓客里中人

敬之冠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學者常數百賢父兄訓子弟必舉烈言行以示之嘗以鄉薦試京師不利即罷舉或勉之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望既老文王載之俱歸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湯文之心豈無先覺如伊呂者乎仁宗屢詔之不起人問其故應曰吾學未成也公卿大夫郡守鄉老交章稱其賢嘉祐中以為本州教授歐陽脩又言之召為國子直講皆不拜已而福建提刑王陶言其為妻林氏所訟因詆烈貪詐乞奪所受恩司馬光為諫官率同列爭曰臣等每患士無名檢故舉烈以厲風俗烈平生

操守出於誠實雖有迂闊不合中道猶為守節之士
當保而全之若夫婦不相諧則聽之離絶毋使節行
之士為横辱所挫陶説遂不行元祐初部使者申薦
之詔從其尚以宣德郎致仕明年復教授本州在職
不受廩奉鄉里閭遺絲毫無所受家租有餘則推以
濟貧乏卒年七十六
孫侔字少述與王安石曾鞏游名傾一時早孤事母
盡孝志於禄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
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楊州言其
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吕公著王安石

之流也詔以爲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沈遘及王陶韓維連薦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少與安石友善安石爲相過眞州與相見侔待之如布衣交卒年六十六初王回王令常秩與侔皆有盛名回令不壽秩爲隱不竟唯侔以不仕始終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韓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幷州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於虢之盧氏習辟穀術趙抃復薦其行誼賜號退安處士易作詩琦每爲書之石或不可

其意輒滌去琦亦再書之尹洙帥渭延一致尊禮狄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源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敬之如此熙寧察訪定戶役詔易家用處士如七品恩得減半示優禮云

姜潛字至之兖州奉符人從孫復學春秋用田況舉召試學士院爲明州録事參軍以母思鄉求致仕敕過門下知封駁司吳奎封還之而與韓絳共上章以薦從兖州録事參軍從奎辟鄆州教授奎升堂拜其母又薦爲國子直講韓王宮伴讀謁宗正允弼吏引

趨庭潛不答呼馬欲去遂以客禮見熙寧初詔舉選人淹滯者與京官凡三十七人潛在選中神宗聞其賢召對延和殿訪以治道何以致之對曰有堯舜二典在顧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知陳留縣至數月青苗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縣門已徙之鄉落各三日無應者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錢以是獨得不散司農開封疑潛沮格各使其屬來驗皆如令而條例司劾祥符往散青苗錢潛知且不免移疾去縣人詣府請留之不得家居卒年六十六

連庶字居錫安州應山人舉進士調商水尉壽春令

興學尊禮秀民以勸其俗開瀕淮田千頃縣大治淮南王舊壘在山閒會大水州守議取其甓為城庶曰弓矢舞衣傳百世藏於王府非為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今尚有典刑也壘因是得存以母老乞監陳州稅嘗送客出北門見日西風塵而冠蓋憧憧不已慨然有感即日求分司歸久之翰林學士歐陽脩龍圖閣直學士祖無擇言庶文學行義宜在臺閣以知崑山縣辭不行累遷職方員外郎卒庶始與弟庠在鄉里時宋郊兄弟歐陽脩皆依之及二宋貴達不可其志退居二十年守道好修非其人不交非其義秋

毫不可污也度既死宋郊之孫義年為應山令緣邑人之意作堂於法興僧舍繪二宋及度庠之像祠事之庠亦登科敏於政事號良吏終都官郎中

章詧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少孤鞠於兄嫂以所事父母事之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篇明用蓍索道之法知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據始終之變蜀守蔣堂楊察張方平何郯趙抃咸以逸民薦一賜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冲退處士王素時為州因更其所居之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冲退詧由是益以道自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亦不以撓

其心形嘗訪里人范百祿謂曰子辟穀二十餘年今強力尚足子亦嘗知以氣治疾之說乎百祿因從扣太玄晉為解述大旨再復攡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玄也述斯而已若苦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為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夫道哉熙寧元年卒年七十六子禩亦好古學嘗應行義敦遣詔仍世有隱德其所居猶存

俞汝尚字退翁湖州烏程人少時讀書於鄣南之崑

山為人温温有禮議論不苟不可於意有所不言言之未嘗妄也不肯料理生事不以貧乏撓其懷澹於勢利聞人善言善行記之不忘時時為人道之擢進士第涉歷州縣無以營進取之心嘗知導江縣新繁令卒使者使承其乏將資以公田辭不許至則悉以周舊令之家熙寧初簽書劒南西川判官趙抃守蜀以簡靜為治每旦退坐便齋諸吏莫敢至唯汝尚來輙排闥徑入相對清談竟暮王安石當國患一時故老不同己或言汝尚清望可寘之御史使以次彈擊驛召詣京師既知所以薦用意力辭章再上得免親

故有責以不能與子孫為地者汝尚笑曰是乃所以為其地也還家苦貧未能忘祿養又從趙抃於青州遂以屯田郎中致仕蘇軾蘇轍孫覺李常皆賦詩文歎羨之優游數年當六月徂暑寢室不可居出舍于門妻黃就視之汝尚曰人生七十者希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尚庀其喪為作銘召諸子告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相去纔十日孫倅紹興中敷文閣直學士

陽孝本字行先虔州贛人學博行高隱於城西通天巖蘇頌蒲宗孟皆以山林特起薦之蘇軾自海外歸

過而愛焉號之曰玉巖居士嘗直造其室知其不娶戚以為元德秀之流孝本自言為陽城之裔故軾詩有云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嘉之也隱遯二十年一時名士多從之游崇寧中舉八行解褐為國子録再轉博士以直秘閣歸卒年八十四

鄧孝甫字成之臨川人第進士歷陳留尉萬載永明令知上饒縣積官奉議郎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事去官遂閉户著書不復言仕元符末詔求直言孝甫年八十一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末流之禍將不可勝言今宜以時更化純法祖宗因論熙寧而下權

臣迭起欺世誤國歷指其事而枚數其人蔡京嫉之
謂為詆訕宗廟削籍羈務州崇寧去黨碑釋逐臣同
類者五十三人其五十人得歸惟孝甫與范柔中封
覺民獨否遂卒於務且死命幼孫名世執筆口占百
餘言其略曰予自謂山中宰相虛有其才也自謂文
昌先生虛有其詞也不得大用於盛世亦無憾焉蓋
有天命爾所論述有卜世大寶龜伊周素蘊義命雜
著太平策要等凡二百五十餘篇

宇文之邵字公南漢州綿竹人舉進士為文州曲水
令轉運以輕縑高其價使縣鬻於民之邵言縣下江

上山地狹人貧耕者亡幾方歲儉饑羌夷數入寇不可復困之以求利運使怨會神宗即位求言乃上疏曰天下一家也祖宗創業守成之法具在陛下方居諒陰諂諛姦佞之人屏伏未動正可念五聖之功德常若左右前後京師者諸夏之視傚俗宜敦厚而儉薄浮侈是尚公卿大夫民之表也宜以名節自勵而勢利合雜是先頓以節義廉恥風導之使人知自重千里之郡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轉運使提點刑獄制之也百里之邑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郡制之也前日赦令應在公逋負一切蠲除而有司

操之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澤不下流而細民益困如
擇賢才以為三司之官稍假郡縣以權則民瘼除矣
然後監番聚蹶橘之盛以保安外戚考棠棣角弓之
義以親睦九族興墜典拔滯淹逮考毗來忠讜凡所
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制之
如此則天下之人思見太平可拱而俟也疏奏不報
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
四十自強于學不易其志日與交友為經史琴酒之
樂退居十五年而終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
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矣范

鎮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掛冠使吾慊然其為兩賢所推尚如此

吳瑛字德仁蘄州蘄春人以父龍圖閣學士遵路任補太廟齋郎監西京竹木務簽書淮南判官通判池州黃州知郴州至虞部員外郎治平三年官滿如京師年四十六即上書請致仕公卿大夫知之者相與出力挽留之不聽皆嘆服以為不可及相率賦詩飲餞于都門遂歸蘄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卧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

酒人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嘗有貴客過之瑛酒
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為節客亦不以為忤視財物
如糞土妹壻輒取家財數十萬貸人不能償瑛哀之
曰是人有母得無重憂召而焚其券門生為治田事
歷歲忽謝去曰聞有言其簿書為欺者誼不可留瑛
命取前後文書示之蓋未嘗發封也盜入室覺而不
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唯所欲夜正寒幸舍吾被其
真率曠達類此哲宗朝有薦之者召為吏部郎中就
知蘄州皆不起崇寧三年感疾即閉閤謝醫藥至垂
絕不亂卒年八十四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
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
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子視先生氣貌固
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瞪視曰君不凡
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
煩處閒曠遯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
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
曰先生潔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笑
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
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

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
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聞先生之高義
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況居室耶飲畢
長揖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
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為杜五郎所居去
縣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即
為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其
人頗洒落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為見顧軫問所
以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
十五年前亦曾納凉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於時無

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為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某兄同耕追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攜妻子至此蒙鄉人借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醫藥以給飦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為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術自業者多念已食既足不當更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策無題號其間多說浮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時盛寒布

袍草屩室中枵然而氣韻閒曠言詞精簡蓋有道之士也問其子之為人曰村童也然性質甚淳厚不妄言不敢嬉唯間一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游一步也軫嗟嘆留連久之乃去後至延安幕府為沈括言之括時理軍書迨夜半疲極未卧閑軫談及此乃頓忘其勞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耶衆爭為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為仁宗朝人

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
熈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
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容可愛主
翁雖麻衣草屨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
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
種園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蔵書
何用曰偶有之耳因雜以他語少焉風雨暴作其二
子歸捨鉏揖客人物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
復共談遅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翌日見翁倉遑而

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出城何為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問之乃大兒於闌外鬻果失稅為闌吏所拘陳為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其老鈍無能全藉此子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翌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大兒又以罪在己甘心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誥敕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寘甕中埋

於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
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張壆字子厚常州人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
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彊之仕乃調青溪主簿亦
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窮
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薦其髙行至于元
祐大臣復薦之起教授頴州辭不就於是孫覺胡宗
愈范祖禹文章言曰壆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為朝廷
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秘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
禮敦遣竟不出壆孝弟脩於家忠信行於友聲名聞

於人蹈中守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爲恥崇寧四年卒明年詔以舉隱德丘園聲聞顯著賜謚曰正素先生

列傳卷第二百十七

列傳卷第二百十八　宋史四百五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隱逸下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往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之薦于司馬光光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會

李俊寫

福唐劉彛赴闕得瑗所授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内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晩年教授學者自洒掃應對格物致知達于治國平天下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譻又以八行薦時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且盡中行每一聞命輒涙下一日去之黄巖會親友盡燬其所爲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

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客慙而退陳瓘謫台州聞名納交暨其没録其行事謂與山陽徐積齊名呼爲八行先生子三人庭筠其季也童丱有志行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毁甚既免喪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科場尚諛佞試題問中興歌頌庭筠歎曰今日豈歌頌時耶蹠其未足爲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庭筠曰吾欲不妄語而敢欺君乎黄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頤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言迄爲名臣有

李俊寫

詔舉人嘗五上春官者予岳祠庭筠適應格所親咸勸之庭筠辭曰吾嘗草封事謂岳廟冗祿無用既心非之可躬蹈耶其學以誠敬為主夜必就榻而後脫巾旦必巾而後起居無惰容喜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聞人片善記其姓名遇饑凍者推食解衣不靳僦屋以居未嘗戚戚尤袤為守聞其名遺書禮之一日巾車歷訪舊游徜徉幾月歸感微疾端坐瞑目而逝年八十有五鄉人崇敬之以其父子俱隱遯稱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且大書以表

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庭筠之兄庭槐庭蘭
皆有父風孫日升苦學有守於是徐氏詩書不絕六
世矣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鄰
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七
尺美須髯寡言笑布褐草屨終歲不易未嘗疾病披
荆畚礫為圃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
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
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
期輸直夜織屨堅韌過革舄人爭貿之以饋遠以故

薪米不乏之有美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意溉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為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為游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為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浹遂扣其鄉里徐

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其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且遣使迎伺則扃戶閴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傳霖予期與

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沓邈不可尋弗力弗早子罪昌

鍼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學易于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為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于洛潔衣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為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

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惟揚寓邸舍寠甚一中貴人偶與隣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将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定易學得之程頤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世傳其為仙云初程頤之父珦嘗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册就視之則易也欲擬

議致詰而篋茂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憲勉之滋皆閬人時行行成蜀人郭曩氏及篋茂叟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王忠民頡陽人世業醫忠民幼通經史自靖康以來數言邊方利害于朝累召弗至高宗渡江忠民隱居不出諸鎮翟興等皆重之弗能致張浚授以迪功郎

不受興從治灤川忠民避地南下遇商虢鎮撫使董先于內鄉留軍中事以師禮時劉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達之金主及鏤板印圖散于偽境以明天下之義紹興三年翟宗薦其忠節于朝特授宣教郎詔董先津遣詣行在既至宰相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見之皆拜舍于政府忠民上疏辭官言臣憤金人無道故三上金主書乞還二帝本心報國非冀名祿上不許忠民以誥寘牘中藏七寶山下力懇求去復依董先軍中遂不出時又有蘇庠者丹陽人紳之後頌之族也少能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

愛之由是知名徐俯薦其賢上特召之固辭又命守臣以禮津遣庠辭疾不至以壽終
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頤遊邃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即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相往來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中書舍人呂

本中疏其行義志業以聞特召詣闕秦檜方主和慮
勉之見上持正論乃不引見但令策試後省給札而
已勉之知不與檜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
至隨其材品為說聖賢教學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
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賢士大夫自趙鼎以
下皆敬慕與交後秦檜益橫鼎竄死諸賢禁錮勉之
竟不復出勉之一介不妄取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
歸于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
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
誨熹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紹興十九年卒年

五十九

胡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生而靜慤不妄笑語長從
從父胡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
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
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
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
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
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
以奉其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從游者日衆號
籍溪先生賢士大夫亦高仰之折彥質范冲朱震劉

子羽呂祉呂本中共以其行義聞于朝上特召之憲辭母老及彥質入西府又言於上趣召愈急憲力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教授憲猶不至太守魏矼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為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職日與諸生接訓以為已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修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自是大化因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為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時帥張宗

元榷鹽急私販者銖兩亦重坐憲告以為政大體宗元不悅憲復請祠而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不出檜死以大理司直召未行改秘書正字既至次當奏事而病不能朝乃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令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識者皆謂金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顧亟起之臣死不恨時兩人皆為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其當用者憲獨首言之疏入即求去上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沒屬其子熹受學於憲與勉之子翬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

先生為父方憲之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士為五賢詩以歌之人始信憲之不茍出而惜其在位僅半年不究其底蘊云紹興三十二年卒年七十七

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父忠孝官至太中大夫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自有傳雍傳其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中以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于朝旌召不起賜號冲晦處士孝宗稔知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後更封頤正先生令部使

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俻録繳進於是雍年八十有三矣淳熙初學者裒集程顥程頤張載游酢楊時及忠孝雍凡七家爲大易粹言行于世其述雍之説曰易貫通三才包括萬理伏羲氏之畫得于天而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羲畫爲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爲君文重爲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爲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道也故謂之中爻乾元亨利貞初曰四德後又曰乾元始而亨者也利牝馬貞利君子貞是以四德爲二義亦可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一卦論之

則元與亨陽之類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也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也又坤之六五坤雖臣道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為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為臣故乾有兩君德無兩君坤有兩臣德無兩臣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下也下下本坤德也黄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以

至美之德而下人也其發明精到如此淳熙十四年
卒
劉愚字必明衢州龍游人幼警敏力學弱冠入太學
有聲受業者甚衆侍御史柴瑾祭酒顏師魯博士林
光朝深器重之瑾每奏對稱上意則曰臣客劉愚為
臣言師魯嘗奏愚行藝上記曰此向者柴瑾所薦也
上舍釋褐居第一調江陵府教授早晚為諸生講說
同僚相率以聽愚益謙下與輩適項安世講論不倦
每以隱居學道為樂歲滿帥王藺致書剡辟固辭貧
不能歸外移安鄉縣令邑逋賦萬計愚覈實數寬限

期民不見吏而賦自足會歲歉出常平米振貸邑佐持不可愚曰有罪不以相累出緡錢數千萬召商糴他郡而收元直米價頓平猶積廩數千石以備饑旱邑有范仲淹讀書地爲繪像立祠興學士競知勸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丞相余端禮鄉人也與愚有舊且召堂審愚竟捲去不顧結廬城南頹垣敗壁蓬蒿蕭然著書自適書禮語孟皆有解年八十三而卒故友與其門人私謚曰謙靖先生後更謚曰靖君鄉郡祠之妻徐氏在家時其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爲富人妻不願也遂歸于愚居破

屋中一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為賢而若是亟具歸愚出書以示東修得也乃已有梁鴻之風焉子克几凡克璽以詩名葉適嘗稱其可繼陶韋

魏掞之字子實建州建陽人初字元履自幼有大志師胡憲與朱熹游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所趙鼎以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領卒掩取鼎平時與故舊來往簡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于兵家所且以告檜掞之以書責傑長

揖徑歸築室讀書傍以艮齋自是人稱曰艮齋先生閩帥汪應辰建守陳正同知其賢薦于朝時相尼之不果召乾道中詔舉遺逸部刺史芮燁與帥守共表其行誼特詔召之掞之力辭時宰相陳俊卿閩人也雅知掞之招之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大要勸上以脩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為恢復之本上嘉納之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録先是學官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掞之既就職日進諸生教誨之又增葺其舍人人感勵將釋菜掞之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顥程頤列于祀典不報復言太學之教宜

以德行經術為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今乃專以空言取人又不報遂丐去會福州副總管曾覿秩滿還在道揆之累疏以諫移疾杜門遺書陳俊卿責其不能救止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行數日罷為台州教授方揆之之未行也覿至國門外已久伺揆之去乃敢入揆之在朝不能半歲既歸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足以感悟聖意乃日居艮齋條理舊聞以求其所未至其居家謹喪祭重禮法從父有客于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其孤建俗生子多不舉為文以戒全活者甚衆又白于官請督不舉其親

者富與期貧與財而無主後者掩之每遇歲饑爲粥
以食饑者後依古社倉法請官米以貸民至冬取之
以納于倉部使者素敬棪之捐米千餘斛假之歲歲
斂散如常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棪之始與人交嘉
其善而捄其失後進以禮來者苟有寸長必汲汲推
挽成就之至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避此
嫌爲善之路絶矣病革毋視之不巾不見戒其子毋
以僧巫俗禮浼我以書召朱熹至委以後事而訣卒
年五十八後上思其直諒將召用之大臣言已死乃
贈直秘閣熹平日趣向與棪之同乾道中熹亦被召

將行聞揆之去國乃止

青城山道人安世通者本西人其父有謀策為武官數以言干當路不用遂自沈於酒而終世通亦隱居青城山中不出吳曦反乃獻書於成都帥楊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為公初得曦檄即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檄夔梓與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

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求子之理此非
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
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為
叛也且曦雖叛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殺士大夫
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
悠不決徒為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因長智吾恐朝
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
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
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面戴天同為叛民也輔有
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

至輔不能決遂東如江陵請吳獵舉兵以討曦未幾曦敗獵使蜀薦士以世通為首云

卓行

劉庭式　巢谷　徐積

曾叔卿　劉永一

父子有親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天下之所共知而共由者也乃有卓行於斯焉徐積於其所天劉庭式於其室家巢谷於其知己皆行常人之難行其所難而安焉豈非卓乎曾叔卿之不欺劉永一之不茍取皆以一事而人譽之終身蓋有其所矣其可忽諸撰卓

行傳

劉庭式字得之齊州人舉進士蘇軾守密州庭式為通判初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未納幣庭式乃及第女以病喪明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庭式喪之逾年不肯復娶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illegible]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也耶軾深感其言庭式

後監太平觀老于廬山絶粒不食目奕奕有紫光步
上下峻坂如飛以高壽終
巢谷初名穀字元修眉州眉山人父中谷傳其學雖朴
而博舉進士京師谷素多力見舉武藝者心好之遂
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
邊多驍勇為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
桀與韓存寶尤相善教之兵書熈寧中存寶為河州
將有功號熈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
制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
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

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槖中有銀數百兩非
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往授其
子人無知者存賓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
責黃州與谷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弟轍
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來相見紹聖初軾轍謫嶺
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
徒步訪兩蘇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谷竟往至梅
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今至梅矣
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
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

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愍而止之曰
君意則善然循至儋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
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閱其橐中無數千
錢轍方困乏亦強資遣之舟行會有蠻隸竊其橐裝
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轍聞哭之失聲
恨不用己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己言而行其志也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孝行出於天禀三歲父死
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
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
啜菽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

徒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為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爾毋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卧苫枕塊衰絰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為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枝合為榦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中年有聵疾屛處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客從南越來積與論嶺表山川險易鎮戍疎密口誦手畫若數一二

李俊寫

客嘆曰不出戸而知天下徐公是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為文率用腹藁口占授其子嘗借人書筴經宿還之借者紿言中有金葉積謝而不辨責衣償之鄉人有爭訟多就取決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元祐初近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南今年過五十以耳疾不能出仕朝廷方詔舉中外學官如積之賢宜在所表乃以楊州司戸參軍為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

而不為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為君子又曰
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者
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
為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斂衽敬聽居數歲使者
又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監中岳廟卒
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謚節孝處士官其一子
曾叔卿建昌南豐人鞏族兄也家苦貧即心存不欺
嘗買西江陶器欲貿易於北方既而不果行有從之
轉售者與之既受直矣問將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
策耳叔卿曰不可吾聞北方新有災饉此物必不時

泄故不以行余豈宜不告以誤子其人即取錢去居
鄉介潔非所宜受一介不取妻子困於饑寒而拊庇
孤惸唯恐失其意起家進士至著作佐郎熙寧中卒
劉永一陝州夏縣人孝友廉謹熙寧初巫咸水溢入
縣城民多溺死永一持竿立門前見他人物流入者
輒擿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無何而僧死永一
詣縣自言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債不肯償立焚
其券行事類此凡大為醫助教居親喪不飲酒食肉
終三年司馬光傳之以為今士大夫所難

列傳卷二百十八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127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160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37
SS号=12460482
DX号=000007545626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127&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